

在我的孩提时代，外公给我的印象就是个待人和蔼可亲，平时不怎么说话，身材矮小的老头。外公早年曾有过很辉煌的历史，后来走了弯路，也有曲折坎坷的经历，但在我眼里，一直做人低调。淡泊人生，也许就是他的做人信条。1987年8月5日，不幸遭遇意外离开了人世。《人民日报》曾刊登讣告：“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

坎坷的人生

外公曾是出席党的“一大”最年轻的代表，早年在恽代英、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阅读并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他曾积极投身五四运动，第一个翻墙进入曹家大院，为同学们打开大门。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他出席了“一大”。因为他外语较好，在会上担任了两位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

1922年1月，他与邓中夏一起创办了《先驱》，并亲自写了发刊词，11月，他作为青年团的代表与陈独秀等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因为大会发言规定了四种语言，即俄语、德语、英语、法语。而中共代表团中陈独秀虽通晓英语、法语，却不能在口头上流畅表达，而瞿秋白当时则是翻译不是正式代表，俄语再好也没有发言权。于是他在征得陈独秀同意后，只列了一个提纲，便代表中共代表团作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发言。之后，他又参加了少共国际“三大”，在会上汇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展情况。

我的爷爷洪汎涛，生于1928年4月9日，浙江浦江人，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一代童话宗师，被誉为“神笔马良之父”，与叶圣陶、张天翼等齐名为“中国童话十家”。外媒评价称，爷爷洪汎涛的名字足以和安徒生、格林等排列在一起。

爷爷的代表作——童话《神笔马良》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经典文学名著，被编入小学语文教材，影响了几代人。《神笔马良》于1980年荣获国家八部委联合颁发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在国内家喻户晓，被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各地有着深远影响。同时，爷爷又是一位颇具成就的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由他根据《神笔马良》编剧的电影《神笔》，获5个国际大奖，国内获文化部1949年至1955年影片编剧一等金质奖章，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2001年9月22日，爷爷因心脏病突发不幸离世，享年73岁。

德与艺双馨

回眸爷爷的一生，他堪称德艺双馨。爷爷为人谦虚低调，不事张扬，从不争名夺利，时常令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是如何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奉献给祖国的少年儿童。爷爷为了把今天的孩子培养成为富有幻想和创造力的少年儿童，对各种有益于孩子思想品德和写作水平的活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有求必应。

在我记忆中，他不辞辛劳，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举办各种讲座，并在学校首推童话故事。爷爷有时一年要去杭州好几回，杭州这个地方风景虽好，可气候不怎么样，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又湿又冷，可爷爷从未计较抱怨过。最可贵的是，他从未提起过报酬。偶尔有人送点儒雅的仿南宋官窑的瓶子，他也是推辞再三。爷爷经常念叨：“看到孩子们有故事听，有童话看，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开心，做什么样的付出都值得。”爷爷一生勤俭节约，但却数次将稿费无私地捐赠给自己深爱的家乡浙江省浦江县，捐赠给当地的父老乡亲。

爷爷一向宽以待人，一次，有家出版社误将爷爷洪汎涛的名字印成

“书蠹头”外公刘仁静

◆ 陈造奇

【作者简介】

陈造奇 上海市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自学考试);现为《上海公路》杂志编辑。



◀ 外公（刘仁静）和外婆
▶ 1976年本文作者与外公外婆合影

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写书、翻译书、教书。据我母亲回忆，当年外公在北大读的是英语，因此英语最好，其次是俄语，但他硬是又自学了法语和德语。

外公喜欢淘旧书，他钟爱文学名著，但看到外语教科书、词典、历史书、医药保健书等，他都会照单全收。有时为了买书，竟把身上的钱都掏光了，最后只能徒步走回家。

说起自己的藏书，我记得外公两眼放光，侃侃而谈，如数家珍。可惜当时我年仅21岁，面对那些中文的、外文的、政治的、历史的书籍只能望书兴叹。

外婆告诉我，外公爱书如命，刚从秦城监狱出来时，他就反反复复向有关人员念叨“抄家”抄走的藏书；另外，外公爱书，爱得近乎吝啬。不管是亲朋好友，外公一般是不会借书或送书给任何人。当然也有例外，记得我二姐在安徽插队期间，曾趁农闲去看望二老，外公听了二姐境况，竟然在他的藏书里找出几本法语课本，亲自教她法语，并再三叮



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外婆见我求知若渴，在和他們道别时，悄悄把从外公书架上“偷”来的几本汉语语法书塞进了我的包里。

幸福的晚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公终于重新回到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1985年他被聘为国务院参事（享受副部长级待遇），家也搬迁到位于新外大街的国务院宿舍。后来一直在南京工作的舅舅也回到他身边，协助他进行党史资料整理研究，对此，外公十分满意。虽然他年过八旬，但身体还好，人也很乐观。几乎每天清晨要到街对面的北师大校园跟人家一起舞剑。

外公的晚年，还特别喜欢电视里的体育节目，什么比赛他都爱看。母

永远的“神笔马良”

◆ 洪运

【作者简介】

洪运 洪汎涛之孙，1992年11月生，中共预备党员。16岁考入大学，毕业于上海政法学院，法学学士，校十佳优秀团员标兵。现工作于上海市锦江航运有限公司。



▲ 洪汎涛和“神笔马良”
▼ 洪汎涛编剧的电影《神笔》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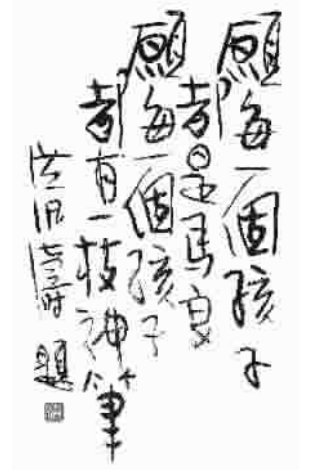


要知道当年，电脑尚不普及，一字一句全靠爷爷手写出来，很是辛苦。《童话学》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童话的理论专著，对促进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和童话创作的繁荣，起到了深远影响。虽然坐的是冷板凳，爷爷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敢为天下先

敢为天下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用当下时髦话讲就是创新，各行各业无不需要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才。爷爷就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人。爷爷曾主编我国第一部低幼童话选本《低幼童话选》，当时由江西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后，深受家长孩子们的喜爱。由于是首次，国内尚无先例可循，又牵涉到上百名作家的百余部作品，这部选集的编辑工作格外繁琐，很是艰巨。但爷爷却不辞辛劳，每一封给作者的信，他都亲笔书写，亲手贴上邮票，并亲自投递到邮局。正是爷爷的不懈努力，这本选集才得以面世，并取得极好的反响。

自改革开放后，爷爷率先开启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破冰通航的交



▲ 洪汎涛手迹

流，促成了1989年台湾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家代表团访问大陆。从那以后，两岸儿童文学交流日益密切。爷爷的童话《神笔马良》被授予首届台湾杨唤儿童文学奖，同时被授予“特殊贡献奖”金质奖牌。

爷爷晚年还主编了近五十万字的《世界华文儿童文学》。

甘于做马牛

记得爷爷曾给我讲过下面这段故事。爷爷童年在家乡上小学，每天都要往返经过一座茶馆，黑漆的木门上贴着一副对联，上书“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最初看到，爷爷匆匆走过，并未引起思索。时间久了，爷爷边走边想，逐渐觉得此话不妥，如果大家都这样自私，不肯为下一代出一点力，孩子怎么能健康成长？经过几天琢磨，爷爷把这句话改为“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做马牛”。等到成年后，爷爷就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毛笔把这两句话用力书写，并盖上印章，挂于书桌的墙上，时时自励。

爷爷一生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孩子们写作，著作颇丰，至今出

亲回忆起1984年恰逢北京电视台实况转播洛杉矶奥运会，外公他日夜观看，不时能听到他老人家的笑声和喝彩声。此外，外公还喜欢看话剧、看京剧、看展览。外公还很高兴参加当年的学长和好友的聚会，前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就曾多次邀请他。

因为当时外公是中共“一大”唯一健在的代表，很多党史工作者和有关部门都会来登门拜访，向他求证，请他提供资料或写回忆录等等。尽管当时外公记忆力严重衰退，但他还是满腔热情尽自己努力，据实相告和回答问题。对他以前经历的事或在某事上是错了，他也会很坦诚地告诉对方，从不回避。

尽管外公早就离开了党组织，但他心里对党还是有很深的感情。他除了关心我们孙辈的学习和生活，还曾多次在我母亲和我们孙辈前问起：你们有没有入党？当听到我们回答：“没有”时，他老人家脸上多少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有时他会自责：是不是我的原因啊？

尾声

外公走了，走了整整26年，去年3月4日是外公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特意组织了“刘仁静与中共创建学术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外公在建党、建团初期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晚辈深感欣慰。母亲特意要求我们在上海的三个孙辈参加会议，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更愿外公可以安息。

版各种文集共百余种，五百余万字。爷爷晚年依然笔耕不辍，年纪大眼睛看不清楚了，他就把作品用录音机录下来，等校样送到，一边听录音，一边看校样，一字一句仔细认真地校对，从不要求别人帮忙。

慧眼识人才

上世纪80年代前夕，文化部、教育部、团中央等八部门联合发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爷爷被调往北京工作。一年有余，爷爷努力克服家庭、生活、身体等各方面困难，夜以继日地认真主持评奖工作。爷爷曾对我说过，当时各地送来的参评稿件堆成小山，但他夜以继日地整理审阅，房里的灯光经常与晨光衔接。当时的团中央大楼星期天电梯停开，他为了节省下楼吃饭的时间，就在周末晚饭时多买些饭菜带到办公室里，星期天整日伏案阅读作品，饭菜则放在暖气的铁管上捂着，到时进食。

有道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爷爷独具慧眼，挖掘出《小马过河》一文，力荐其为一等奖。就这样，彭文席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村代课教师，逐渐成为优秀的儿童文学工作者，《小马过河》也被收入课本。

千载有余情

如今已进行到第23届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是新中国文坛第一个以著名作家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是我国目前连续运作时间最长的文学奖项之一。可是鲜有人知道，这个奖项前身叫“儿童文学园丁奖”，直到1988年才更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

奖项设立之初，由于运作艰难，爷爷临危受命，出任该奖项评奖委员会秘书长。名为秘书长，可实际上所有工作都由爷爷一人独自承担，且这一干就是整整六年。因为爷爷想的总是那句话，“儿孙应有儿孙福，乐为儿孙做马牛”，这句话中的“儿孙”不是指我的父亲和我，而是祖国亿万少年儿童。

爷爷愿意为儿童文学事业，无私献出他的一切。

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